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與諸比丘住於竹林是諸比丘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所住食竟澡漱各攝衣鉢集在講堂悉欲共說過去因緣尒時世尊以淨天耳超於世間聞諸比丘語論之聲即從座起到講堂上於衆中坐問諸比丘汝等共集欲說何法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食竟澡漱已訖故共集此各欲聞說過去因緣是時世尊語諸比丘汝等樂聞過去因緣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比丘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比丘過去無數阿僧祇劫尒時有一仙人名曰善慧淨修梵行求一切種智為欲成就此大智故樂履生死周遍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數其故身不能窮盡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其經天地成壞者

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群生耽惑變欲沉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濟之又作此念今諸衆生沒於生死不能自出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樂著色聲香味觸法故我當決定斷其此病雖生諸趣不忘斯念於諸衆生怨親平等以布施攝貧窮持戒攝毀禁忍辱攝瞋恚精進攝懈怠禪定攝亂意智慧攝愚癡如是長夜增益衆生普為一切而作歸依於諸如來恭敬供養樂欲聽法亦為他說常以四事奉給衆僧於佛法衆尊重守護如是諸行不可稱數

尒時有王名曰燈照城名提播婆庋其國人民壽八萬歲安隱豐樂極為熾盛所欲自在猶如諸天時彼國王正法治世不枉人民無有殺戮楚撻之苦視諸人民有如一子時燈照王始生太子端嚴無比威德具足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珠火不復為用王見太子有如此瑞即召諸臣共集議言太子初生有此奇特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

臣荅言應名太子以為普光又召相師而占相之相師荅言今觀太子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統四天下若出家者為天人尊成薩婆若王及夫人後宮婇女聞相師言於此太子深生愛念亦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時太子在於後宮為夫人婇女說種種法

太子年至二万九千歲捨轉輪王位啓其父母求欲出家既不聽已乃至三請猶尚不許太子慈悲志存拯濟忍其小違以成大順即便往詣山林樹下剃除鬚髮被著法服勤修苦行滿六千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天人及八部衆轉於法輪此輪微妙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以三乘法教化衆生所可利益不可稱數尒時父王及其夫人後宮婇女聞太子普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歡喜踊躍无量尒時群臣國內人民婆羅門等聞太子道成心各念言太子普光捨轉輪王位剃除鬚

髮被者法服出家修道得成正覺我等今者亦當出家作此念已悉皆往詣普光佛所尒時普光如来即觀其心隨其因緣而為說法大臣婆羅門等有四千人成阿羅漢國中人民及餘四方諸来會衆有八万人亦得無著法忍尒時普光如来與八万四千諸阿羅漢往詣國界遊行教化父王聞已心大歡喜即勅國中平治道路香水灑地懸諸繒綵寶幢幡蓋散衆名花如是莊嚴滿十二踰闍鄉又復擊鼓唱令國内諸有花者不得私賣悉輸與王并勅人民不得先我供養於佛即遣大臣并作伎樂燒香散花而往請彼普光如来

尒時善慧仙人在於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卧大海二者夢枕須弥三者夢海中一切衆生入其身内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得此夢已即大驚悟心自念言我今此夢非為小縁當以問誰宜入城内問諸智者作是念已披鹿皮衣手執水缾及杖繖蓋行入城邑路過外道所止住處

有五百人而為上首善慧念言我今當以所夢問之并得觀其所修之業即共諸人講論道義破其異見時五百人即便受屈求為弟子於善慧所深生恭敬各以銀錢一枚而以上之復有五百外道既見善慧辯才聰明亦生隨喜時諸外道自共議言今普光如来出興于世善慧仙人聞斯語已舉體毛竪心大歡喜踊躍无量便與外道分別而去外道問言師何所趣荅言我今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外道白言師若去者願樂隨從善慧荅曰我今有縁宜應先行尒時善慧賣五百銀錢隨路而去諸外道衆悲戀懊惱辭別而歸善慧至前見王家人平治道路香水灑地列幢幡蓋種種莊嚴即便問言何因縁故而作是事王人荅言世有佛興名曰普光今燈照王請来入城所以忽忽莊嚴道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荅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令國内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

所俄尒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缾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踊出缾外善慧遥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缾果見花出生奇特想荅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内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荅言今有如来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来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来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来為求何等善慧荅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无量苦衆生故尒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顔容端正披鹿皮衣纔蔽形躰乃尒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荅言我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

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當不從我此
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
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
人意若使有來從我乞求頭目髓腦
及與妻子汝莫生閡壞吾施心青衣
荅言善哉善哉敬從來命令我女弱
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於佛使我
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
令佛知之
尒時燈照王與其諸子及衆官屬婆
羅門等持好香花種種供具而出奉
迎普光如來舉國人民亦皆隨從是
時善慧五百弟子共相謂言今日國
王及諸臣民悉皆往詣普光佛所大
師今者亦當已去我等宜應往彼礼
敬作此言已即共俱行在道未遠逢
見善慧師徒相遇喜悅无量即共同
詣普光佛所見燈照王已到佛前㪷
得在初供養礼拜如是次第至諸大
臣亦各礼敬并散名花花悉墮地于
時善慧與五百弟子見諸人衆供養
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
諸苦衆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

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
莖亦止空中夾佛兩邊尒時國王及
其眷屬一切臣民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
光如來以無量智讚善慧言善哉善
哉善男子汝以是行過无量阿僧祇
劫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於善慧受
記之時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伽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
等散衆妙花滿虛空中而發誓言善
慧將来成佛道時我等皆願為其眷
屬是時普光如来即記之曰汝等皆
當得生其國尒時如来既授記已猶
見善慧作仙人髻披鹿皮衣如来欲
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為淤泥善
慧見佛應從此行而地濁濕心自念
言云何乃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
脫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
髮亦以覆之如来即便踐之而度因
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

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于時善
慧聞斯記已歡欣踊躍喜不自勝即
時便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昇虛
空去地七多羅樹以偈讚佛
今見世間導令我開慧眼為說清淨法
去離一切著令遇天人尊令我得無生
願將来獲果亦如兩足尊
是時善慧說此讚已從空中下到於
佛前五體投地而白佛言唯願世尊
哀愍我故聽我出家尒時普光如来
荅言善哉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
著身即成沙門
尒時有二貧窮老人各與親屬一百
人俱覩佛相好威德嚴顯自傷貧乏
無以供養是時如来愍其心至即化
前地生諸草穢令二貧人見地不淨
發歡喜心而便灑掃普光如来而記
之曰汝過无量阿僧祇劫釋迦牟尼
佛出興於世汝等尒時當作第一聲
聞弟子尒時普光如来記貧人已與
八万四千比丘及燈照王并婆羅門
諸臣民等前後圍繞入提播婆底城
時燈照王與其眷屬以四事供養普

光如来并及八万四千比丘經四万歲王即捨位以付其子與其眷屬及夫人眷屬各八万四千人同於佛法出家修道得陁羅尼諸法三昧善慧比丘亦隨普光如来受王供養滿四万歲於諸法中得深三昧教化衆生不可稱數尒時善慧比丘白普光如来言世尊我於昔日在深山中得五奇特夢一者夢卧大海二者夢枕須弥三者夢海中一切衆生入我身内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解説此夢之相尒時普光如来荅言善哉汝若欲知此夢義者當為汝説夢卧大海者汝身即時在於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弥者出於生死得般涅槃相夢大海中一切衆生入身内者當於生死大海為諸衆生作帰依處夢手執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夢手執月者以方便智入於生死以清凉法化導衆生令離惱熱此夢因縁是汝將来成佛之相善慧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礼佛而退尒時普光如来復經少時入般涅槃

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万歲以三乗法教化衆生所利益者不可稱計尒時善慧比丘於彼命終即便上生為四天王以三乗法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轉輪聖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敵以正法治無諸憂惱常以十善化諸人民於此壽終生忉利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為轉輪聖王終其壽命乃至生於第七梵天上為天王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其間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尒時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為諸天主説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衆生隨應説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

五者觀過去因縁誰家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令諸衆生皆是我初發心以来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毗羅衛兜國家為處中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縁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又觀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衆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現瞬動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衆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尒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弥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揺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龍八部身皆震動不能自禁

是時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擧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荅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擧身血現如波羅奢花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尒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孩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牀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起出期

尒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

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衆生等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尒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共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者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者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衆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毗羅旃免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於彼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衆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衆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尒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貪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尒時

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旃地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開塞惡趣門　淨開八正道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計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尒時菩薩擧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尒時菩薩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无量諸天作諸伎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花隨從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脅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頓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无量見此相已豁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

特王即荅言我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擁護諸天衆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花 并作衆伎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脅 猶如處琉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尒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花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亦夫人右脅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大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无量即以金銀雜寶為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其婇女并及珎寶亦以奉施自從善

薩處胎以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衆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疾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尒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陁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厥又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虛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拘羅德又尸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毗舍首陁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衆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

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薩在胎行住坐卧無所妨导又不令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穢種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利益无量衆生菩薩在胎夫人婇女有来礼拜而供養者或復有来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支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林不喜憒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姙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此益懷歡喜即勑於外令淨掃灑藍毗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花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鳳鳳鸞異類衆

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花燒香作
諸伎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勑中
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嚴又
勑嚴辦十万七寶車輦一一車輦雕
玩殊絶又復勑外嚴辦四軍爲兵馬
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婇女顏
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調和聰慧明
了其數凡有八万四千以用給侍摩
耶夫人又復擇取八万四千端正童
女著妙瓔珞嚴身之具齊持香花先
往住彼藍毗尼園王又勑諸羣臣百
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
昇寶輦與諸官僚并及婇女前後導
從往藍毗尼園尒時復有天龍八部
亦皆隨從充滿虛空
尒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
滿足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
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
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
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出于時樹
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善
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
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

人之中最尊最勝无量生死於今盡
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
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
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
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陁龍王優波難
陁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
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
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
八部亦於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讚頌
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
瓔珞繽紛乱墜不可稱數
尒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
無有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
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
尒時摩耶夫人與其眷屬隨所欲須
自恣洗漱復有諸夜叉王皆悉圍繞
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尒之時閻
浮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
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
於世无量衆生皆得利益唯願速成
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衆生唯有
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座當尒之時
所感瑞應三十有四一者十方世界

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
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
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
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花大如
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
諸藏珎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
自然來降九者衆川万流恬靜澄清
十者風止雲除空中明淨十一者香
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斂飛
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
者國內宮舍無不明曜燈燭之光不
復爲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
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瑰人間待太子
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
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
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
者無數寶辯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
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馬
子首戴蓮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
紺馬寶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
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
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伎女於
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玉

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王女各持金餅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虫隱伏惡鳥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病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礼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賫名寶同來臣伏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尒時諸姝女衆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嘉祥之事唯願長壽無諸疾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細氎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尒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毗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賜之

尒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毗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處其短壽又懷悚惕辭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地動時此山乃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无歡慼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為性調和既生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軟尒時白淨王又手合掌礼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鳥轝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姝女虛空諸天作諸伎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大子既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礼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礼敬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

今來此礼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內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大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尒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時王厩中為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尒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國商人從海採寶還迎毗羅旃兜國彼諸商人各賫奇寶而來獻王時白淨王問諸商人汝等入海採諸珍寶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荅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衆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為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為大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荅王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花唱言善哉

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
尒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
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
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
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太子制好名
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毗娑羅舍衛
國太子名波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
名拘鵑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陁延跋
羅國太子名鬱陁羅延毫羅國太子
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
羅娑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
尒時白淨王普勑群臣令訪聰明多
聞智慧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
者群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
後園中起一大殿悉牆欄槍七寶莊
飾尒時群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
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
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
已到王聞歡喜即勑令前請入殿坐
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
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
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勑抱太
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威嚴

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
云何婆羅門言一切衆生皆欲子好
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弥異勿生
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
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人天之眼王復
問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
身色光焰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
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
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辟如江河
海為第一衆山之中須弥最勝凡諸
光暉日為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
天人世間太子為尊王聞此語心大
歡喜離諸怵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
有一梵仙名阿私陁具足五通在於
香山彼能為王斬諸疑惑諸婆羅門
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尒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陁仙人
居在香山塗逕嶮絕非人所到當以
何方請來王此王可作此心念之時
阿私陁仙人遥知王意又復先見諸
奇瑞相深解菩薩為破生死故現受
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
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陁仙人乘虛

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勑令前
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
礼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
為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荅言無見
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
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
四大常安和不仙人荅言蒙大王恩
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
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
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來
此耶仙人荅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
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
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來
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
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脅生
墮於七寶蓮花之上而行七步舉其
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
最勝无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
一切天人又復諸天圍繞恭敬聞有
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
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
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
時彼仙人即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

中尊云何而令礼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舩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尒時仙人歔欷荅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尒時仙人又荅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平如盌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輪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跌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伊泥延鹿腨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馬王鳥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

尼拘類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光面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者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二十九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

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尒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姊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

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花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淨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花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礼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尒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勑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尒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恵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来以教太子尒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陁羅尼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来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尒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

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揵擲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尒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荅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荅內懷慙愧即從座起礼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荅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花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无量無邊尒時婆羅門深生慙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尒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筭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一三頁上二行「天竺」，資、磧、南、經、清無。以下各卷同。

一　五一三頁上二〇行第六字「譬」，資、磧、南、經、清作「譬如」。

一　五一三頁中一三行末字「數」，資、磧、南、經、清作「計」。

一　五一三頁中二二行「召諸臣共集」，資、磧、普作「現諸臣兵集」；經、清作「現諸臣共集」。

一　五一三頁下九行「夫人」，資、磧作「天人」。

一　五一四頁上八行「往詣」，資、磧、南、經、清作「往諸」。

一　五一四頁中一四行「隨路」，資、磧、南、經、清作「緣路」。

一　五一四頁下一〇行首字「耳」，資、磧、南、經、清作「華」。

一　五一四頁下一六行「時乃一現」，

資、磧、南、徑、清作「時時乃現」。

一　五一五頁中一行「五莖」，資、磧、南、徑、清作「五華」。

一　五一五頁中二行「夾佛」，資、磧、南、徑、清作「來佛」。

一　五一五頁中八行「應供」，資、磧、南、徑、清作「應」。

一　五一六頁上二一行首字「此」，資、磧、南、徑、清作「以此」。

一　五一六頁中五行「聖王」，資、磧、南、徑、清作「王」。

一　五一六頁中七行「主藏」，徑作「王藏」。

一　五一六頁中一八行「善白」，磧、南、徑、清作「善慧」。

一　五一六頁下末行「天龍」，資、磧、南、徑、清作「天人」。

一　五一七頁上八行「舉身」，資、磧、南、徑、清作「舉體」。

一　五一七頁上一七行「爲癡」，資、磧、南、徑、清作「爲疑」。

一　五一七頁中一行「阿鼻」，資、磧、南、徑、清作「阿毗」。

一　五一七頁中八行「天子」，資、磧、南、徑、清作「諸天子」。

一　五一七頁中一〇行「今者」，資、磧、南、徑、清作「今日」。

一　五一七頁中一五行「於彼」，資、磧、南、徑、清作「彼己」。

一　五一七頁下一六行「明星」，資、磧、南、徑、清作「明相」。

一　五一七頁下一八行「影現」，資、磧、南、徑、清作「侍太子」。

一　五一七頁下二一行「豁然」，資、磧、南、徑、清作「廓然」。

一　五一八頁上八行第一一字「諸」，資、磧、南、徑、清作「說」。

一　五一八頁上一三行至一四行「大子」，資、磧、南、徑、清作「太子」，下同。

一　五一八頁上末行「目從」，資、磧、南、徑、清作「自從」。

一　五一八頁下九行「夫人」，資、磧、南、徑、清作「天人」。

一　五一八頁下二二行「悉令」，資、磧、南、徑、清作「令悉」。

一　五一八頁下末行「鳳凰」，資作「凰鳳」；磧、南、徑、清作「凰鵠」。

一　五一九頁上三行「莊嚴」，資、磧、南、徑、清作「莊飾」。

一　五一九頁上一七行「二月」，資、磧、南、徑、清作「四月」。

一　五一九頁下一三行「待太子」，資、磧、南、徑、清作「侍太子」。

一　五二〇頁上五行「惡鳥」，磧、南、徑、清作「惡鬼」。

一　五二〇頁上七行「百病」，資、磧、南、徑、清作「百疾」。

一　五二〇頁上一〇行「臣伏」，資、磧、南、徑、清作「臣服」。

一　五二〇頁上一二行「嘉祥」，資、磧、南、徑、清作「吉祥」。

一　五二〇頁上一三行「疾苦」，資、磧、南、徑、清作「病苦」。

一　五二〇頁中一一行「又懷悚惕」，資作「又懷怵惕」；磧、南、徑、清

作「入懷怵惕」。

一　五二〇頁下一行首字「今」，資、磧、南、徑、清作「令」。

一　五二〇頁下一四行「極自」，徑作「及自」。

一　五二一頁上六行及一一行「娑羅」，資、磧、南、徑、清作「婆羅」。

一　五二一頁中二行「子好」，徑、清作「一好」。

一　五二一頁中九行「聖王」，資、磧、南、徑、清作「王」。

一　五二一頁中一九行「請来」，磧、南、徑、清作「詣來」。

一　五二一頁下一三行「而来」，資、磧、南、徑、清作「而至」。

一　五二二頁上一六行「平如」，資、磧、南、徑、清作「立如」。

一　五二二頁上二一行「纖好」，資、磧、南、清作「腨纖好」；徑作「腨纖好」。

一　五二二頁中一行「尼拘類」，資、磧、南、徑、清作「尼俱盧」。同行第一三字「主」，資、磧、南、徑、清作「生」。

一　五二二頁中一〇行第四字「口」，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二三頁上二行「清淨」，資、磧、南、徑、清作「清流」。

一　五二三頁中二一行「所之」，資、磧、南、徑、清作「所須」。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言

尒時太子至年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關伎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力膂詐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尒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等射師荅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一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耶尒

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筭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勑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六万眷屬竪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耶諸人荅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蹄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尒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荅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蹄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著路傍无數人衆聚共看之尒時太子與十万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荅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蹄在城門妨

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便即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蘇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尒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尒時提婆達多竪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雅歎尒時群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荅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尒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蹄之於地以慈力故

不令傷痛尒時四遠諸人民衆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尒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勑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尒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伎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衛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尒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群臣前後導從按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使止息

閻浮樹下看諸耕人尒時淨居天化作壞虫烏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乎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所赫樹為曲枝隨蔭太子尒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至太子從人荅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群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遥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躰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荅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惱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荅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陁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嘆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尒時太子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荅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陁

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礼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荅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勑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禮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勑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荅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荅王使言謹奉勑旨王即令諸臣擇採吉日遣車万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尒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婇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婇女荅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尒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花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勑諸群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礼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勑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尒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傴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荅曰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老荅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人老一切皆然從者荅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尒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曰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以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尒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異俛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輙不樂尒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荅言當更嚴勑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病在道側也尒時迦毗羅衛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花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皆等无異為勝諸臣荅言外諸園觀皆等无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勑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尒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瘁黃舉身戰掉不能

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荅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荅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尒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愁憂又復問言此人獨尒餘皆然耶荅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嬰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此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辭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横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荅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勑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

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荅言近受王勑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道側乎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尒時王門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何從而至從者荅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尒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陁夷聰明智慧極有才辯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屬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優陁夷即便荅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捌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耶辭以藉緣欲懸須弥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勑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優陁夷受王勑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

於二城門擧衆皆見令白淨王嗔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陁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擧輦以諸香花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尖送之尒時太子與優陁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物而以花香莊飾其上復有人衆號尖相送時優陁夷以王勑故默然不荅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優陁夷不覺荅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死優陁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所復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戰怖又問優陁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荅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此無有貴賤而得免脫

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儛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尒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優陁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已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輙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然優陁夷是其良友冀令出還不復應尒御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花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勑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勑語優陁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悅其心并勑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尒時太子與優陁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花作衆伎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

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優陁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勑御者可迴車還御者荅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反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耶時優陁夷語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花幡蓋作衆伎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婇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竞歌儛莫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尒時優陁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勑令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不相關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輒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令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

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尒時太子而荅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捐國故尒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受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受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優陁夷雖竭才辯勸奬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勑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優陁夷愁憂憔悴慼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優陁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優陁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荅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荅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優陁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陁言作此念已

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耶王又嚴勑諸妓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大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勑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勑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優陁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於樹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荅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荅言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

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此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尒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此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欣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聞悟我情亦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

尒時白淨王問優陁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優陁夷即荅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遥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言語言語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尒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

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應勅耶輸陁羅當思方便莫絶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陁羅耶輸陁羅聞王勅已心懷慙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尒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庠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礼尒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遥見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戰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嘘唏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迴顧尒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

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尒時迦毗羅衛兜國諸大相師占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百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於城四門門各千人同亟城外踰闍鄰內遲置人衆而防護之復勅耶輸陁羅并諸內官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遥見即往奉迎頭面礼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陁說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屬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絶俗不復相違尒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荅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陁羅便覺躰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

出家

尒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一十有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尒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是成熟之時於是太子荅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皆悉惛眠尒時耶輸陁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陁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非實汝今不應横生怖畏耶輸陁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荅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陁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坐起遍觀妓女及耶輸陁羅皆如木人譬若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自涎口中流延又復遍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鬚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脉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花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淫欲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尒時太子思惟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惛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尒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被捷陟來尒時車匿聞此言已舉身戰怖心懷猶預一者不欲違太子命二者畏王勑言嚴峻思惟良久流涕而言大王慈勑如是之嚴且又今者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尒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陁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惛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陟不復噴鳴尒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城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尒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
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
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當
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
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曉所行道路已
三踰闍郗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
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尒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
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諠鬧
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
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
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
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
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
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竟隨奉
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
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
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尒時車匿
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
自勝於是捷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
淚落如雨車匿荅言我今云何忍聽
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勑
輙被捷陟以與太子致令今日來至

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搖動又
復此處多諸峻難猛獸毒蟲交橫道
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耶太
子即便荅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
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
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苦
故而來至此若斷時然後當與一
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
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曰太
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
軟眠卧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藉荊蕀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荅
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可免此荊
棘之患老病死苦會自見侵車匿既
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
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劒而師子
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
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
瑯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
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為我
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

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
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
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
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
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
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
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
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
聞者汝可為我具啓父王耶輸陁羅
久已有身王自問之昔勑如此非為
專輙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
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
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
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
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
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
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
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
本故出宮城求滿此願勿復於我反
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
輸陁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
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
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

是尒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絶不忍遣於太子勑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戰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絶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荅大王太子荅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勑猶不肯去尒時太子便以利劒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尒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

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所標幟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荅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煞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煞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賀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荅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問絶於地倍增懊惱尒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歔欷頭面作礼乃至遶塹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鞭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

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歸尒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遥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耶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庠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矚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花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修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荅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

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耶太子荅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諸仙人設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衆中相犯觸耶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荅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尒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

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加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絶規然後乃還尒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陁羅及諸綵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啓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躃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魄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捷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乎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太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勑千乘万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逕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尒時車匿步產捷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

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悲皆覓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尒與捷陟而獨還耶車匿既得諸人此問倍更悲絶不能荅之此諸人民雖見捷陟被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花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捷陟悲嘶諸疏群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言車匿唯與捷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捷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辭如果樹結花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陁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婦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詰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讎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

族不復熾盛又責揵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反何意悲嘶尒時車匿即便荅言勿責於我及以揵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為當於尒夕夫人婇女皆悉惛卧太子勑我令起被馬我於尒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婇女聞此驚悟及被揵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尒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去何而能止耶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郗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勑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劒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

闍波提餘座嚴具以與耶輸陁羅我於尒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劒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揵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尒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勑喚車匿而語之言汝去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勑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被揵陟而與太子令密去耶車匿聞已生大怖懼而啓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朱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陁羅王見諸物倍

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勑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為我具荅父王耶輸陁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勑如此非為專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陁羅大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陁羅即荅信言當於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嘆歎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勑耶輸陁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

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獨活便當追逐隨其所在尒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大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今為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耶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擧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去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陁仙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勑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右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來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即便荅師及大臣言善我可去擧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逐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過去現在因果經　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五二九頁中、下兩版原版錯簡，已校正。

一　五二六頁上三行「至年」，資、磧、南、徑、清作「年至」。

一　五二六頁上一〇行「力膂」，資作「力旅」。

一　五二六頁中一六行「諸人」，資作「諸之」。

一　五二六頁下九行「鍮石」，資、南、徑、清作「偷名」。

一　五二七頁上二二行「按行」，資、磧、徑、清作「案行」。

一　五二七頁中一四行「大子」，資、磧、南、徑、清作「太子」，下同。

一　五二七頁下六行末字「七」，資、磧、南作「十」。

一　五二八頁上二行「清涼」，資、磧、南、徑、清作「清淨」。

一　五二八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病」，

資、磧、南、徑、清作「疾」。

一　五二九頁上三行「外司」，資、磧、南、徑、清作「外伺」。

一　五二九頁中三行第四字「死」，資、磧、南、徑、清作「死人」。

一　五二九頁中一〇行「何物」，資、磧、南、徑、清作「何人」。

一　五三〇頁下一三行首字「遂」，資、磧、南、徑、清作「譬如」。

一　五三一頁上一一行「聞悟」，磧、南、清作「開悟」。

一　五三一頁中一行「納其」，資、磧、南、徑、清作「其納」。

一　五三一頁中八行「年至十九」，資、磧、南、徑、清作「年一十九」。

一　五三一頁下二行「占知」，資、磧、南、徑、清作「並知」。

一　五三一頁下八行「同匝」，資、磧、南、徑、清作「周匝」。同行末字「外」，資、磧、南、徑、清作「外一」。

一　五三一頁下一〇行「內宮」，資、磧、南、徑、清作「內宮」。

一　五三一頁下一五行「相繼」，資、磧、南、徑、清作「相係」。

一　五三二頁上三行「今是」，磧作「命是」。

一　五三二頁上一五行「惛卧」，資、磧、南、徑、清作「淳卧」。

一　五三二頁中六行「譬若」，資、磧、南、徑、清作「譬如」。

一　五三二頁中一八行第六字「惟」，資、磧、南、徑、清作「如」。

一　五三四頁上二二行「目見」，資、磧、南、徑、清作「自見」。

一　五三四頁中四行第一三字「所」，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四頁中一八行「懊惱」，磧、南、徑、清作「煩惱」。

一　五三四頁下二行「而歸」，資、磧、南、徑、清作「而還」。

一　五三四頁下一三行第八字「爲」，磧、南、徑、清作「衣」。

一　五三五頁中一行「修道」，資、磧、南、徑、清作「學道」。

一　五三五頁中一二行「精魄」，磧、南、徑、清作「情魄」。

一　五三五頁下一九行「一遇」，資、磧、南、徑、清作「一過」。

一　五三六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諸」，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六頁中一六行首字「惱」，資、磧作「懊」。

一　五三六頁中二一行首字「味」，資、磧、南、徑、清作「珠」。

一　五三七頁上一三行「年至十九」，資、磧、南、徑、清作「年十九」。

一　五三七頁上一八行第八字「右」，資、磧、南、徑、清作「若」。

一　五三七頁上末行第一三字「逐」，磧、南、徑、清作「遲」。

趙城縣廣勝寺

趙城縣廣勝寺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言

尒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令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兒瓔珞已倍增悲絶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為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陁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耶輸陁羅既見此物悶絶躃地王又遣人勑耶輸陁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尒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手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廉悪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荅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

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尒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遥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手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荅曰父王遣汝欲何所道王師即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反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全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内外眷屬皆悉没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尒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荅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耶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王

唯除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焰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耶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躭湎不能蹔捨況我在此極靜寂處無諸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

尒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

太子荅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修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

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今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迴還啓父王說如此也尒時太子作此語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俳徊路側不能自反乎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効今者空歸云何奉荅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寄令伺察晉其進止作此言已願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荅言善哉如勑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尒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度於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衆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覩如是諠譁徹頻毗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荅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

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覓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鬧時頻毗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踴躍遍身即勑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勑尋來太子見在般荼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遥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為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耶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為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其不相違

尒時太子聞頻毗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荅王言王之種族本是

明月性自高凉不為鄙事所為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為奇然我觀王中情懇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奬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興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也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為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為求於五欲樂也

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衆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耶我今所以来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道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喜心賜我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也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毗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為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

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瞻矚不見乃反

尒時太子即便前至彼阿羅邏仙人之所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今者已来毋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尒之頃還見太子即出奉迎讚言善来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顔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耶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来至此我悉知之能於大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魚於網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歲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於此壯年能棄五欲遠至此間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遠度彼岸太子聞已即荅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荅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衆生之始始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

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淡愛從於淡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

尒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讃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樂根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識想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想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岸也

太子若以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以此之行尒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

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荅言敬從來意即問之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耶為無我耶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塵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存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生以此故知非慶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微妙

尒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耶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荅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色而心念言出家以來乃如是久遠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坐起與仙人別尒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耶太子荅言如汝所修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

仙人既見太子智慧又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荅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荅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尒難測合掌奉送絶視方還

尒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伽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衆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

尒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養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尒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憔悴身

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塟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絶身首表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去何而存王師荅言我奉王勑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荅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耶但畏生死愛別離苦為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尒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時頻毗婆羅王來詣太

子方便辭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

尒時白淨王聞王師大臣說彼仙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舉體戰掉身毛皆豎即語王師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陁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勑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花頭面礼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衢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令

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荅車匿言我違父母及捨國土遠来在此為求至道去何當復受此餉耶尒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婦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晨昏尒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寂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揶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坐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躬羸瘠不自能出天神来下為案樹枝得攀出池時彼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陁波羅時淨居天来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

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令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捨得喜安樂无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

尒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尒時盲龍聞地動驚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礼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映佛尒時盲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動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風甚清涼　此菩薩瑞相
志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荅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於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為座而於草上結加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坐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嶋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

尒時菩薩在於樹下發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揺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乱之

尒時魔子薩陁見父慘悴而往白言

不審父王何故憂慼魔王荅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須造惡自招禍咎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為端正嫵治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語諸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衆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衆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尒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剎利種死其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先勝所行汝是剎利轉輪王種而為七士

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惛迷失性況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人菩薩尒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花時三天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壯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卧願侍左右菩薩荅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无常而作嫉妒形體雖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乱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姥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柱杖羸步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此摩醯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辦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恚當復更作他餘方便

即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宮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荅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荅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缾滿中蓮花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為馬珠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乱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竪時彼地神礼菩薩足以花供養忽然不現

尒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兵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乱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衆忽然来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劒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

種戟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龍頭熊羆虎光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衆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腨或長瓜利牙或頭在胷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為耳擔山或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皮或面遍纏身或頭上火燃或瞋目多辟或傍行跳擲或空中旋轉或馳步吼嚇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烟起焰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烟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怒魔衆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衆見此惡魔惱乱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来下側塞虛空見魔軍衆无量无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群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衆

干相催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横飛乱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愁忿懟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成五色花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姉妹一名弥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執髑髏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乱菩薩是諸魔衆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辛尼尊心意泰然無怨恨想是諸魔衆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横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毒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弥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定精勤方便得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為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无求不得世間衆生没於三毒無有救者

菩薩慈悲求智慧樂為世除患汝今
云何而惱亂之世間衆生癡惑無智
患者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
衆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
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
導師衆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
所止之處菩薩為燃大智慧燈汝今
云何欲吹令滅衆生今者沒生死海
菩薩為修智慧寶舡汝今云何欲令
沉溺忍辱為牙堅固為根無上大法
以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恚癡
鏁縛諸衆生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令
日決定於此樹下結加趺坐成無上
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
方恚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
摧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
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
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慙愧捨
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天宮群魔憂
慼恚皆崩散情意沮悴无復威武諸
鬪戰具縱横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
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
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

徹衆星參朗幽隱暗暝无復障㝵虛
空諸天雨妙花香作衆伎樂供養
菩薩
尒時菩薩以慈悲力於二月七日夜
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
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恚知過去
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
貴賤壽夭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
即於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
衆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
皆悉虛偽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横生
歡樂於是思惟至初夜盡
尒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
世間皆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覩面像
見諸衆生種類无量死此生彼隨行
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衆生
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卧鐵床或
以鐵鑊而煎煑之或於火上而加烋
炙或為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
於樹下樹蘖墜落皆成刀劒割截其
身或以斧鋸解剔肢躰或擲熱沸灰
河之中或復擲於糞屎坑中受如是
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菩

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衆
生本造惡業為世樂故而今得果極
為大苦苦人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
應作不善想
尒時菩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
醜形或復有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
而受煞者或復為人負荷重擔飢渴
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鉤其首
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
食啖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
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衆生恒以
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
皆是本修惡行果報尒時菩薩次觀
餓鬼見其恒居黑闇之中未曾覩覩
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
長大腹如太山咽頸若針口中恒有
大火熾燃常為飢渴之所燋迫千億
万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者
變成火珠或時遇臨江海河池水即
化為熱銅燋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
五百乘車支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
既見受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
而自思惟斯等皆為本造慳貪積財

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悋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人尒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為己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躰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為外人之所抱執麁澁苦痛如被刀劒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為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衆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耽著五欲横計為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尒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兩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弥山頂或復居在須弥四鎮或復居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絶妙視東耽著弥歲忘轉瞻西耽湎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為欲火之所煎燃又見彼天福盡之

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花萎二者腋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己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己當尒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見彼諸天子有如是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奉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墮於三惡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辟如飢人啖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耶色無色界諸天不見壽命長短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謗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尒時菩薩至第三夜觀衆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

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尒時如来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軟清潔

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花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陁羅花摩訶曼陁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金花銀花琉璃等花七寶蓮花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伎樂散花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来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尒之時一切衆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難喜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暝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衆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人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

特一切莫不歡喜踊躍唯有魔王心猶憂愁

尒時如来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衆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慵惰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尒時如来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　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衆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反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尒時如来作此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来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无量億劫為衆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衆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沉没生

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申臂頃至如来所頭面礼足繞百千匝却住一面踞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為衆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没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期甚難然有衆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来為諸衆生轉大法輪

尒時世尊荅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衆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衆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尒時如来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礼足各還所住尒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尒

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遲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遲仙人昨夜命終尒時世尊即便荅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尒時世尊即復荅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尒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婆羅捺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婆羅捺國尒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陁羅斯那二名跋陁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寂上福田汝今宜應寂

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荅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来至此於是如来與无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婆跋利村時彼商人既見如来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麨而奉上佛尒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来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案令成一使四際現尒時世尊即便呪願令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捨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来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恠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

来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尒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婦一婦依佛二婦依法三婦依將来僧授三婦竟因與之別而便前行威儀庠序步若擕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来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為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衆生　皆為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衆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知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花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以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令得成正覺　堪為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号為牟尼　欲赴波羅捺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轉

尒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止

尒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尒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目真隣陁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為人形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乃甚患風雨耶尒時世尊以偈荅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歡於五欲　比我禪定樂不可為辭喻

時彼龍王聞佛說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礼足還歸所止

尒時世尊即復前行婆羅捺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陁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遥見佛来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来此我等不煩起迎之也亦勿作礼敬問所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尒時世尊来既至已五人不覺各從坐起礼拜奉迎手為執事或復有為持衣者或有取水共盥漱者或復有為澡洗脚者各

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為瞿曇尒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語深生慙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无疲倦尒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耶我心如空於諸毀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慙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来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尒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乱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火燒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燋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

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来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顔目不暫捨

尒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知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衆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燃如是諸苦由我為本若有衆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入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衆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若應知習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以知苦以斷習以證滅以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習證

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是苦習實是習滅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陳如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万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尒時地神見於如来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来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无量高聲唱言如来今日於婆羅棕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尒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空中作衆伎樂天鼓自鳴燒衆名香散諸妙花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

尊若更為我說法我等亦當復悟道跡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蹔捨尒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耶為是苦為非苦耶為是空為非空耶為有我為無我耶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荅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三九頁中前十二行原版殘缺，以麗藏本補。

一　五三九頁下八行第一二字「汝」，資、磧、南、徑、清作「汝來」。

一　五四〇頁上一行「唯除」，麗作「唯餘」。

一　五四〇頁上八行「患苦」，資、磧、南、徑、清作「苦患」。

一　五四〇頁上一四行「能知」，徑作「能如」。

一　五四〇頁上二一行「修順」，資、磧、南、徑、清作「隨順」。

一　五四〇頁中三行「此語」，資、磧、南、徑、清作「此言」。

一　五四〇頁中四行「北行」，磧、南作「此行」。

一　五四〇頁中五行「仙人」，麗作「仙人所」。

一　五四〇頁中一二行「顧瞻」，資、磧、南、徑、清作「顧看」。

一　五四〇頁下二一行「其不」，磧、南、徑、清作「甚不」。

一　五四一頁上一行「高涼」，磧、南、徑、清作「高良」。

一　五四一頁上八行首字「也」，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四一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也」，資、磧、南、徑、清、麗作「已」。

一　五四一頁中八行「遥見」，南作「遇見」。

一　五四一頁中一三行「大聚」，資、磧、南、徑、清、麗作「火聚」。

一　五四一頁中一四行「繆索」，資、磧、南、徑、清、麗作「羂索」。

一　五四一頁中一八行「至此間」，資、磧、南、徑、清作「來至此」。

一　五四一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岸」，資、磧、南、徑、清、麗作「彼岸」。

一　五四一頁下二〇行「若以斷於生」，資、磧、南、徑、清作「若欲斷於」；麗作「若欲斷於生」。

一　五四一頁下二一行第四字「以」，資、磧、南、徑、清、麗無。

一　五四二頁上一三行「微妙」，資、磧、南、徑、清、麗作「故遣我」。

一　五四二頁上一七行「聞色」，資、磧、南、徑、清作「微深」。

一　五四二頁上一八行「久遠」，資、磧、南、徑、清、麗作「久而」。

一　五四二頁下二二行至次行「如汝所修」，資、磧、南、徑、清作「汝所修法」。

一　五四二頁中二〇行「供養」，資、磧、南、徑、清、麗作「供奉」。

一　五四二頁下四行「表動」，資、磧、南、徑、清作「裁動」；麗作「纔動」。

一　五四三頁上七行「仙人」，資、磧、南、徑、清、麗作「使人」。

一　五四三頁上九行「大臣」，資、磧、南、徑、清、麗作「及大臣」。

一　五四三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失」，資、磧、南、徑、清、麗作「生失」。

一　五四三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喚」，資、磧、南、徑、清、麗作「即喚」。

一　五四三頁中一行「遣我」，資、磧、南、徑、清、麗作「故遣我」。

一　五四三頁中一九行「自能」，資、磧、南、徑、清、麗作「能自」。

一　五四三頁中二〇行「彼外」，資、磧、南、徑、清、麗作「彼林外」。

一　五四三頁下一行第六字「花」，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四三頁下二行「即取」，徑作「自取」。

一　五四三頁下五行「得捨」，磧、南、徑、清作「得色得力得捨」；麗作「得膽」。

一　五四三頁下一六行「踊出」，資、磧、南、徑、清作「涌出」。

一　五四三頁下一九行首字「佛」，資、磧、南、徑、清、麗作「拂」。

一　五四三頁下二〇行「六種動」，麗作「六種震」。

一　五四三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菩薩」，資、

一　五四三頁下末行「志同」，資、磧、南、徑、清、麗作「悉同」。

一　五四四頁上末行「慘悴」，麗作「憔悴」。

一　五四四頁中二行「今坐」，資、磧、南、徑、清作「今在」。

一　五四四頁中六行「不須」，資、磧、南、徑、清作「不煩」。同行「魔有」，資、磧、南、徑、清作「魔王」。

一　五四四頁中一七行「波羅」，資、磧、南、徑、清、麗作「畢波羅」。

一　五四四頁中二〇行「其可」，資、磧、南、徑、清、麗作「甚可」。

一　五四四頁中二二行「先勝」，徑、清作「先聖」；麗作「勝先」。

一　五四四頁下五行「此語」，資、磧、南、徑、清作「是語」。

一　五四四頁下六行「天人」，資、磧、南、徑、清、麗作「天女」。

一　五四四頁下八行「下向」，資、磧、南、徑、清作「向下」。

一　五四四頁下九行「人天」，麗作「天人」。

一　五四四頁下一〇行第四字「壯」，資、磧、南、徑、清、麗作「在」。

一　五四四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此」，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四四頁下末行「愛恚」，資、磧、南、徑、清作「憂恚」。

一　五四五頁上二行「天宮」，資、磧、南、徑、清、麗作「天位」。

一　五四五頁上一〇行「踊出」，徑作「涌出」。

一　五四五頁中一一行「波羅」，資、磧、南、徑、清、麗作「毒害」。

一　五四五頁中一九行「側塞」，磧、南作「叟塞」；徑、清作「塊塞」。

一　五四五頁下三行「愁忿懟」，資作「分墜」；磧、南、徑、清作「忿懟」。

一　五四五頁下六行「電雷」，資、磧、南、徑、清作「雷電」。

一　五四五頁下一六行「毒害」，資、磧、南、徑、清、麗作「恚害」。

一　五四五頁下二〇行首字「得」，資、磧、南、徑、清、麗作「淨」。

一　五四六頁上一行第八字「樂」，資、南、徑、清、麗作「藥」。

一　五四六頁上七行「止之」，資、磧、南、徑、清作「止住」。

一　五四六頁上一一行「恚癡」，資、磧、南、徑、清、麗作「貪恚癡」。

一　五四六頁中一行「粲朗」，資、磧作「粲朗」，南、徑、清、麗作「燦朗」。

一　五四六頁中一二行「歡樂於」，資、磧、南、徑、清作「歡樂作」；麗作

「苦樂作」。

一　五四六頁中一六行「考治」，磧、南、徑、清作「拷治」。

一　五四六頁中一七行「洋銅」，資、磧、南、徑、清作「鎔銅」。

一　五四六頁中一八行末字「弗」，資作「睡」。

一　五四六頁下三行「苦人」，資、磧、南、徑、清、麗作「若人」。

一　五四六頁下一八行至次行「上者變成」，資、磧、南、徑、清作「身上變爲」。

一　五四六頁下一九行「時遇」，麗作「時過」。

一　五四七頁上三行「布施人」，資、磧、南、徑、清作「施人」；麗作「布施」。

一　五四七頁上七行首字「藏」，徑、清作「臟」。

一　五四七頁上一三行「五欲」，磧作「三欲」。

一　五四七頁中七行「如是」，資、磧、南、徑、清作「如此」。

一　五四七頁中八行「奉修」，資、磧、南、徑、清、麗作「本修」。

一　五四七頁中一三行末字「不」，麗無。

一　五四七頁中一四行第五字「短」，麗無。

一　五四七頁下二二行「遊霞」，資作「遊覆」；磧、南、徑、清作「遊雲」。

一　五四八頁上一二行第三字「根」，資、磧、南、徑、清作「相」。

一　五四八頁上一五行「幽暝」，資、磧、南、徑、清作「幽闇」。

一　五四八頁上二〇行第七字「人」，資、磧、南、徑、清、麗作「又行」。

一　五四八頁中二行首字「猶」，資、磧、南、徑、清、麗作「獨」。

一　五四八頁中五行第三字「尸」，資、磧、南、徑、清、麗作「已」。

一　五四八頁下一四行「大梵天王」，資、磧、南、徑、清作「大梵王」。

一　五四九頁上五行「即便」，磧、南、徑、清作「即復」。

一　五四九頁上末行第六字「最」，資作「間」。

一　五四九頁中五行「婆跋利」，麗作「娑跋利」。

一　五四九頁中一三行「案令」，資、磧、南、徑、清、麗作「按令」。

一　五四九頁中一五行「得捨」，麗作「得膽」。

一　五四九頁下一八行「令得」，資、磧、南、徑、清、麗作「今得」。

一　五四九頁下一九行「欲赴」，麗作「欲趣」。

一　五五〇頁上七行第二字「不」，資、磧、南、徑、清、麗作「不至」。

一　五五〇頁上一一行第七字「說」，資、磧、南、徑、清、麗無。

一　五五〇頁上一一行第八字「行」，資、磧、南、徑、清、麗作「行往」。

一　五五〇頁上一八行「不煩」，麗作「不須」。

一　五五〇頁上二二行第一〇字「衣」，資、磧、南、徑、清、麗作「衣鉢」。

一　五五〇頁上末行第二字「共」，資、磧、南、徑、清、麗作「供」。

一　五五〇頁中一行首字「違」，徑作「爲」。

一　五五〇頁中一二行「慧識」，資、磧、南、徑、清作「智慧」。

一　五五〇頁下一六行「若滅」，徑作「苦滅」。

一　五五〇頁下一九行末字「在」，徑作「有」。

一　五五〇頁下二〇行第七字「若」，資、磧、南、徑、清、麗作「苦」。

一　五五〇頁下二〇行第一〇字，二一行末字，次頁上三行第二字及第五字「習」，磧、南、徑、清作「集」。

一　五五一頁上二行至次行「是苦」，資、磧、南、徑、清作「是苦實是苦」；麗作「苦實是苦」。

一　五五一頁上三行第七字「是」，資、磧、南、徑、清、麗作「實是」。

一　五五一頁中一行至次行「悟道跡」，資、磧、南、徑、清作「得悟道」。

一　五五一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已」，資、磧、南作「色」。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　譯

尒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横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宅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渡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　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荅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尒時如來即說偈言

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為說法
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苦空無我
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
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荅佛言
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
我尒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
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來至
此其即荅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
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且推求見其實
屐在恒河側追尋足跡故來至此尒
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
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
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
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
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
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
三寶

尒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
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
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
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異人
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
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願戀不出

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
遥見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
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
合掌圍繞頭面礼足諸長者子宿殖
德本聡達易悟如来即便隨其所應
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
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時諸
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即荅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
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
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
尒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来告
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世間作
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
諸衆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
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
尊尒時比丘頭面礼足各持衣鉢辟
別而去
尒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
衆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
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

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聡
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
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
羅榛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
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来
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
沙門從何所来佛即荅言我從波羅
榛國當詣摩竭提國日既晚暮欲寄一
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
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
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
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内恐相害
耳佛又荅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
葉又言其性暴惡必當相害非是有
惜佛又荅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
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隨意佛言善
哉即於其户而入石室結加跏坐而
入三昧尒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
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
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
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聡明端嚴今為
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
心懷悲傷即勑弟子以水澆之水不

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尒時世尊
身心不動容顔怡然降彼惡龍使無
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
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
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
我非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
我内清淨終不為彼外災所害彼毒
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
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
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尒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
停止此處迦葉荅言善哉隨意是時
迦葉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
夜叉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耀
日月迦葉夜起遥見天光在如来側
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
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
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来聽法是其
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
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
三夜釋提桓因来下聽法放大光明
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遥見天光在如

来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来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来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来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来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来詣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燃之而火不燃佛即荅言汝可還去火當自燃迦葉便還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衆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

所為即與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荅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衆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破薪斧不肯舉佛即荅言汝可

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荅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肯舉佛即荅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荅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可止於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勑日日辦好飲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阿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万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香美汝可嗽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迍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果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万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以得往還覩其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即便至瞿陁尼取呵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万踰闍那到瞿陁尼取此果來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覩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荅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万踰闍那到薝蔔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宗一切衆流中大海為其宗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宗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宗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宗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佛食已畢却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奉事火為宗一切衆流中大海為其宗於諸星宿中月光為其宗一切光明中日照為其宗於諸福田中佛福田為宗若欲求大果當供佛福田尒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辟頃從天來下

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淨具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恠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荅言旦受汝供還歸此處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尒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棄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辟頃從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

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

尒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恠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荅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尒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恠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荅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来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来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来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欝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畢訖國王辞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来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欝單越辟如壯士屈神辟頃来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来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荅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欝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来所以今者故来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竪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

尒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縁漸熟今者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来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尒時荅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尒時如来亦復三荅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起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遥見謂佛没溺即與弟子乘舡而来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舡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舡底入結加跏坐迦葉見佛從舡底入而無穿漏歎

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皆竪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荅言汝既年耆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荅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勑然我内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来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庠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荅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虚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願大仙

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即隨
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
羅漢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
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
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
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
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
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
乃至亦得阿羅漢果尒時迦葉及五
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
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尒
時迦葉二弟一名鄔提迦葉二名伽
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
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
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
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
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
時二弟奔竟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

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
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
所即便相與泝流而上至兄住處空
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
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
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
在汝見之不舊人荅言汝仙聖兄與
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
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
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
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耶即便
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
剃除鬚髮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
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
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
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
尒時迦葉荅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
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
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
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
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
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
者然非永絕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

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
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
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
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
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
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
中出家學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
荅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
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
願隨從於是鄔提迦葉伽耶迦葉各
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礼足
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時鄔提迦葉伽耶迦葉又
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
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荅言善
哉善哉尒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
尊即為鄔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諸弟
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
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
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
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

猶在身亘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
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
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羅
漢果
尒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毗婆羅王往
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
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
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
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毗婆羅王所
尒時頻毗婆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
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
為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
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
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
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
老已得阿羅漢去何反為瞿曇弟子終
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
耳尒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
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
人白頻毗婆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
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
宜先礼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
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

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
衆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譽除
却儀飾步至佛前尒時空中有天而
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
人家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
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
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
增踊躍便進林中遥見如來相好莊
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
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滿月處衆星中
步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
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
名頻毗婆羅世尊知不佛即荅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毗婆羅王却坐一面
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
就座尒時世尊既見來衆皆安坐已
即以梵音慰問頻毗婆羅王言大王
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
王即荅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尒時
頻毗婆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
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
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
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

以為弟子尒時復有諸餘人衆心自
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
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
而作弟子心懷狐疑尒時世尊知彼
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
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
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
行住坐卧舉衆見已歎未曾有悉皆
稱言第一大仙尒時迦葉現此變已
即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礼足而白
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
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荅言如是
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
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荅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没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以是因緣故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離生老病死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如來真解脫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歸依大聖尊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及諸神通力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奉事於火法

尒時頻毗娑羅王及諸大衆聞優樓
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
來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來必成
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尒時
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花作妙伎樂
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
快說此偈尒時世尊知諸大衆心意
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
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
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
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
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
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
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
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
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若人不能
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以

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
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
解脫尒時頻毗娑羅王聞此法
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衆
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尒
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
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
非我受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
者大王諦聽當為汝說大王但以情
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
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
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
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識
譬如鑽火因手轉生得有火生然彼
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
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
毗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
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
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則為斷尒時
世尊知王心念即便荅言此情塵識不
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
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
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

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
亦復如是尒時頻毗娑羅王聞此法
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
法眼淨八万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
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
十六万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時頻毗娑羅王即從
坐起頂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
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
國今覩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慙愧追
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
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
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願世尊
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
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
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
佛即荅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
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
時頻毗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
頂礼佛足辟退而去王還城已即勅
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
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悉皆

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礼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已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住彼也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来蹈門閫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瘂者能言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癡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花腐草榮秀涸池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鳧鴈鴛鴦異類衆鳥繽紛翔集此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毗娑羅王俱往竹園尒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缾盛以香水於如来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来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捨水尒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尒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来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尒時頻毗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礼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三見佛頻毗娑羅王取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取為其始尒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論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波室沈毋名舍利故舉世號為舍利弗二姓目揵連名目揵羅夜摩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平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擔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悋惜尒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

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荅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荅之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来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無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惶怖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辟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從昔来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礼阿捨婆耆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揵羅夜摩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

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
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悟汝有
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荅言
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揵羅夜郝聞
已歡喜无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
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
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庠序我
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
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
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荅汝今大
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
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見荅言我之
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
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
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
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即得真實道
尒時目揵羅夜郝聞舍利弗說此語
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尒
時舍利弗與目揵羅夜郝各於佛法
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
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

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
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
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
汝等云何諸弟子等荅其師言我等
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
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
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遥見如來相好
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
踊躍遍身尒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
揵羅夜郝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
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
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
名目揵羅夜郝當於我法中為上弟
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
揵羅夜郝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
佛所已頭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於佛
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尒
時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丘鬚髮自
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
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
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
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來比丘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

尊為舍利弗及目揵羅夜郝廣說四
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
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尒
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
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
丘中多有人名目乾羅夜郝世尊故
名此目揵羅夜郝為大目揵羅夜郝
尒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
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
陁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
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
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
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
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
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
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
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
便脫去金縷織成珎寶之衣價直百
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剃鬚髮尒
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
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
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舉世号為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

尒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竪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尒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荅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為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尒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来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過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花女者今耶輸陁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揵羅夜摩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万天子及頻毗娑羅王所將眷屬八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礼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五五六頁上二行「三藏」，磧作「三藏法師」。

一　五五六頁上五行「寶屐」，資、磧、南、徑、清作「之寶屐」。

一　五五六頁上一九行至次行「諦聽」，資、磧、南、徑、清作「諦聽諦聽」。

一　五五六頁中二行「得自在」，資、磧、南、徑、清作「心得自在」。

一　五五六頁中一三行「宜當」，資、磧、南、徑、清作「宜應」。

一　五五六頁中一四行「禮佛」，資、磧、南、徑、清作「禮足」。

一　五五六頁中一五行「鬚髮」，磧、南、徑、清作「髮鬚」。

一　五五六頁下九行第九字「旦」，徑、清作「但」。

一　五五六頁下一〇行「足跡」，資、磧、南、徑、清作「之跡」。

一　五五六頁下一五行「於佛」，南作「供佛」。

一　五五七頁上七行第一三字「時」，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五七頁上一七行末字「三」，資、磧、南、徑、清作「王」。

一　五五七頁中八行第八字「國」，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五七頁中一六行「便住」，資、磧、南、徑、清作「便自」。

一　五五七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見」，資、磧、南作「如」；徑、清作「知」。

一　五五七頁下九行至次行「伏惡」，資、磧、南、徑、清作「惡毒」。

一　五五七頁下二一行第二字「大」，資作「故」。

一　五五八頁上二行「明旦」，南、徑、清作「明日」。

一　五五八頁上一六行「詣佛」，資、磧、南、徑、清作「至佛」。

一　五五八頁上一九行「當自」，資、磧、南、徑、清作「自當」。

一　五五八頁中三行及五六一頁上一七行「答言」，資、磧、南、徑、清作「答之」。

一　五五九頁上二行「於此」，資、磧、南、徑、清作「住此」。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五行「神力」，資、磧、南、徑、清作「神化」。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三行「却歸」，資、磧、南、徑、清作「還歸」。

一　五六〇頁上二一行「已畢」，資、磧、南、徑、清作「既畢」。

一　五六〇頁中二行「清淨」，資、磧、南、徑、清作「清涼」。

一　五六〇頁中一一行「此處」，資、磧、南、徑、清作「此食」。

一　五六〇頁中二〇行「山上」，資、磧、南、徑、清作「山中」。

一　五六〇頁下七行第一〇字「大」，資、磧、南、徑、清作「以」。

一　五六〇頁下二一行「曲之」，磧、南、徑、清作「曲枝」。

一　五六一頁上一〇行「畢訖」，資、磧、南、徑、清作「訖畢」。

一　五六一頁上一四行「屈神」，資、磧、南、徑、清作「屈伸」。

一　五六一頁上一九行首字「近」，資、磧、南、徑、清作「起」。

一　五六一頁中一五行首字「力」，資、磧、南、徑、清作「力故」。同行「塵起」，資、磧、南、徑、清作「塵出」。

一　五六二頁中三行「泝流」，資、磧、南、徑、清作「逆流」。

一　五六二頁中一三行「披袈裟」，資、磧、南、徑、清作「被袈裟」。

一　五六二頁中末行「永絕」，資、磧、南、徑、清作「永斷」。

一　五六二頁下七行「學道」，資、磧、南、徑、清作「修道」。

一　五六二頁下九行第四字「若」，磧作「者」。

一　五六三頁下一八行「輪轉」，資、磧、南、徑、清作「轉輪」。

一　五六三頁下末行「及以」，徑作「又以」。

一　五六四頁中一四行「然彼」，徑作「及彼」。

一　五六四頁下一一行「今覩」，資、磧、南作「今觀」。

一　五六四頁下一三行第三字「於」，資、磧、南、徑、清作「便於」。

一　五六四頁下一九行第三字「求」，資、磧、南、徑、清作「求於」。

一　五六五頁上二行「己畢」，資、磧、南、徑、清作「始畢」。

一　五六五頁上九行「癖疾」，磧、南、徑、清作「躄疾」。

一　五六五頁中五行「歡喜」，資、磧、南、徑、清作「喜歡」。

一　五六五頁中六行第二字「三」，資、磧、南、徑、清作「王」。同行第九字「王」，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六五頁下一〇行「偈己」，資、磧、南、徑、清作「偈言」。

一　五六五頁下一八行「正真」，資、磧、南、徑、清作「真正」。

一　五六六頁上三行「便答」，資、磧、南、徑、清作「答之」。

一　五六六頁中八行「前後」，南作「前從」。

一　五六六頁中一二行末字「一」，資、磧、南、徑、清作「二」。

一　五六六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衣」，資、磧、南、徑、清作「衣而著」。

一　五六六頁下二〇行「而著」，資、磧、南、徑、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上七行「此念」，資、磧、南、徑、清作「是念」。同行第一三字「子」，資、磧、南、徑、清作「于」。

一　五六七頁中一四行「磨滅」，資、磧、南、徑、清作「摩滅」。